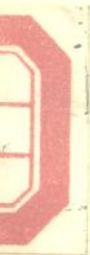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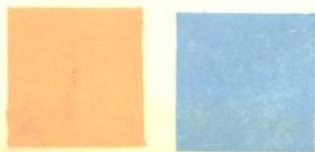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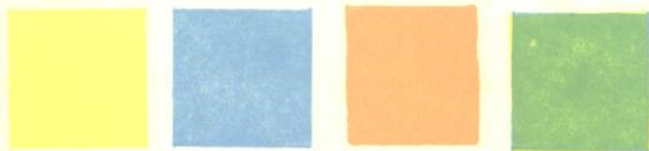


文章结构学

吴 应 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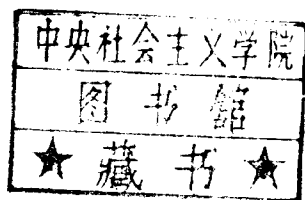


75702

文章结构学

吴应天 著

DI48/1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章结构学

吴应天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2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26,000 册数: 1-5,000

•

ISBN 7-300-00500-1
H·27 定价: 3.10元

自序

“文章之道，自古称难。”这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话。几千年来，这个难题都无法解决，我们却要化难为易，建立一门科学。这不是变戏法，而是响应时代的召唤。理由在于古人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无法应用科学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现在是人民与科学的时代，我们有责任首先研究文章结构学，掌握文章的结构规律，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章学，而为大中学读写教学提供科学知识，用以迅速提高全民的阅读写作能力。

我们这个古老的文章大国，要为文章学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理所当然的。文章结构学只是文章学的分科之一。它的任务是研究文章结构的本质、类型、模式、内部结构单位、互相关系及其系统性、灵活性。它的科学意义在于破除文章神秘论，促进文章学的现代化，而为读写教学加强科学的主导作用，以便减轻师生负担，提高教学效率。因此，我进行了三十年的反复探索，幸而弄清了语言、文章与思维的区别与联系，阐明文章的结构规律，而使“文章之道”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工具和新能源之一，成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基本建设之一。我认为许多新兴学科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诚然，三十年的道路是曲折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之外，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每个微小的发现，都要经受“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客观规律的验证。困难确实很多，没有马克思主义就很难坚持到底。我原想三至五

年完成的计划，结果是坚持六个五年。在第一个五年，我按照前人的脚印走路，不可避免地陷入文章体裁中去，所以根本无法想象文章结构的科学体系。到六十年代初期，我弄通了文章结构的基本原理，逐步发现文章结构的基本体系。此后又经过三个五年的反复验证，才基本上肯定了说明文、议论文、叙述文、描写文、复合文的结构规律，并且明确地把文章结构学建筑在思维科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之上，从而肯定文章结构学也就是文章思维学。到了第五个五年，我又发现了新问题，改正了很大的片面性，进一步完成十八种结构模式的活用研究，体现了“知常通变”的辩证法。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五年，我又进行了篇法和章法的对比研究，而且先后在五个大专班和三个中专班进行了写作教学试验，结果都获得好评。其中有一个班，是在七十课时内获得大面积丰收。由于偶然中寓有必然，我为此感到高兴！

列宁曾经说过：“真理是过程。”人类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永远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改写成短文，先后在四个杂志上发表，以便征求学术界的意见。例如1982年在《写作》上发表《谈谈文章结构学》。此后几年，还在《教学与研究》（浙江师院）和《语文教研》上，先后发表《议论文的结构模式》《说明文的结构模式》，还发表《四种议论模式的灵活性》《四种说明模式的活用》，等等。结果也带来了令人满意的信息：有些大中学采用为补充教材，还有四种以上的专著作为新材料引用。这说明文章结构的系统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些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文章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最近几年，许多同仁都希望全书从速出版，我也全力以赴，努力进行最后的研究工作。直到今年，幸获人民出版社的爱护和支持，并承秦桂英同志带病精心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促进全书体系更加严整。这种忘我精神，使我万分感激，特附此谨致谢意。同时，我还殷切希望获得学术界的更多支持和帮助，

因为万事开头难，本书也是如此。虽然古人说过：“大匠不示人以璞。”但是我非大匠，只能以璞示人。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专家将愈来愈多，形势大好。其中欠妥和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泰顺 吴应天

1988年劳动节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I
-----------	---

总 论

第一章 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	1
第一节 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	1
第二节 文章结构的规律性	7
第二章 文章结构的科学体系	12
第一节 议论说明体系	13
第二节 叙述描写体系	18
第三节 复合体系	22
第三章 议论文说明文结构分析法	24
第一节 语法分析法	24
第二节 修辞分析法	26
第三节 逻辑分析法	27
第四章 叙述文描写文结构分析法	32
第一节 形象分析法	32
第二节 情节分析法	35
第三节 事件分析法	38
第四节 故事分析法	40

第一编 说明文结构体系

第五章 从分析综合看说明文的结构规律	43
--------------------------	----

第一节	说明文的结构类型和模式	44
第二节	各种结构模式的系统性	51
第三节	各种结构单位的相对性	55
第四节	各种结构单位的逻辑性	65
第六章	古今说明文结构解剖	71
第一节	分析型例解	71
第二节	综合型例解	83
第三节	分合型例解	92
第四节	分说型例解	101
第七章	四种说明文模式的灵活性	113
第一节	各种模式的互相转化	113
第二节	各种模式内部的多样变化	118

第二编 议论文结构体系

第八章	从归纳演绎看议论文的结构规律	121
第一节	议论文的结构类型和模式	122
第二节	各种结构模式的系统性	134
第三节	各种结构单位的相对性	137
第四节	各种结构单位的逻辑性	141
第九章	古今议论文结构解剖	148
第一节	归纳型例解	148
第二节	演绎型例解	159
第三节	演归型例解	168
第四节	分论型例解	179
第十章	四种议论文模式的灵活性	188
第一节	各种模式的互相转化	188
第二节	各种模式内部的多样变化	198

第三编 叙述文结构体系

第十一章	从因果形象思维看叙述文的结构规律	201
第一节	叙述文的结构类型和模式	202
第二节	各种结构模式的系统性	211
第十二章	古今叙述文结构解剖	217
第一节	顺叙型例解	217
第二节	倒叙型例解	223
第三节	合叙型例解	231
第四节	分叙型例解	239
第十三章	四种叙述文模式的灵活性	246
第一节	各种模式的互相转化	246
第二节	各种模式内部的多样变化	257

第四编 描写文结构体系

第十四章	从分合形象思维看描写文的结构规律	267
第一节	描写文的结构类型和模式	267
第二节	各种结构模式的系统性	274
第十五章	古今描写文结构解剖	278
第一节	散象型聚象型例解	278
第二节	聚散型散分型例解	289
第十六章	四种描写文模式的灵活性	299
第一节	各种模式的互相转化	299
第二节	各种模式内部的多样变化	302

第五编 复合文结构体系

第十七章	从思维形式的复合性看复合文的结构规律	307
第一节	各种结构体系的复合类型和模式	308

第二节	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的互相转化	312
第十八章	古今复合文结构解剖	323
第一节	联合复合型例解	323
第二节	主从复合型例解	333
第十九章	复合文的结构关系及其总结	342
第一节	两种逻辑思维的对立统一	342
第二节	两种形象思维的对立统一	344
第三节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对立统一	345

结 论

第二十章	文章结构具有多边关系	349
第一节	文章结构与文章定义问题	349
第二节	文章结构与思维内容的关系	351
第三节	文章结构含有非思维因素	353
第二十一章	文章结构学是偶然与必然的产物	362
第一节	文章结构学来自实践的偶然性	362
第二节	文章结构学来自科学的必然性	363
第二十二章	文章结构学面向读写高效率 and 智力开发	365
第一节	读写教学离不开文章结构学	365
第二节	智力开发也离不开文章结构学	367

总 论

第一章 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 和规律性

文章结构学是研究文章结构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章形式上的篇章结构。篇章结构虽然离不开语言的词句，但是它不同于语言词句的结构，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独特的体系。为提高人们的读写能力和读写教学效率，须将这门科学作为文章学的一个分科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丰富和改革大中学读写教学的内容，促进文章学的现代化科学化，改变读写教学的困难局面，普遍提高大中学生的读写水平。长期的实践证明：这个学科兼有语言学、文章学和思维科学的特点，因而长期众说纷纭。它很像语法、逻辑结构，又像化学结构，还跟写作方法有密切联系。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首先研究它的本质特征；要不然，那就很难进行文章结构规律的研究。这是这个新学科的逻辑开端。

第一节 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

全世界几千年的教育史告诉我们，语言的结构并非文章的结构；现代语言学也告诉我们，语言的结构显然不同于文章的结构。

构。

从教育史看来，凡是智力正常的人，早在幼儿时期就能学会说话，但是若要学会写文章，却要经过十年以上的苦读多写，而且大多数读书十年以上的人还往往无法写好文章。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充分说明语言的词句迥然不同于文章的篇章，即词句的结构不同于篇章的结构。所谓词、句、章、篇，我国早在东汉时候就有明确的划分。当时著名思想家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后世文论家所说的安章谋篇，就是特别重视篇章结构的铁证。刘彦和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这里的“本”是指篇章，“末”是指词句。意思是写文章时要先抓篇章结构，因为先抓篇章才能协调一切细节。但是从古至今，中外文论著作多是一般经验的集结，很少研究文章的结构规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封闭性，限制了人们对文章结构本质的研究和理解，因而无法开展文章结构规律的研究，读写教学改革一直很难做到科学化。

众所周知，古人根本不可能自觉地应用辩证法，所以对篇章的复杂性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求通过现象看本质，但是直到目前，文章学界对篇章结构的本质仍然很难开展研究，仍然是继承较多，创新补正较少。这种现象亟须改变，学术民主必须发扬。王充所谓“篇则章句之大者也”，乍看固然不错，但是本质区别并非由于篇大而章小，而是由于结构有所不同。例如现代学术著作都得分若干章，这种章固然小于篇，但是一经节选，单独成篇，这种章就成为篇，原来的小就变为大。反之，若把几篇有可能合并的文章合并为一篇，原来的篇就必然变为章。又如古人习惯于离章之法，不分段也不分节，但是现代文章都要分段，

^① 《论衡·正说篇》。

长文章往往还要分节，这种段跟章往往异名同实。有时几段为一章，这种段就相当于节，但是只要其中的一章取得独立地位，就变成一篇，这种段和节也就变为章。因此，篇有大小不同，章也有大小不同。章中分节，实质上是章中有章；章节分段，也是章中有章。其中的道理，正如树枝繁茂，枝上生枝。但是，章近乎句，又是篇的结构单位，它有句法因素，又有篇法因素，所以篇和章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必须肯定的。目前有些文章学著作把文章结构规律叫做章法，这是篇章不分的一种说法，需要商讨。

此外，我国文章学和写作学著者对文章结构的看法，还有很多分歧。有人认为：文章从形式上看是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有组织的书面语言。这里所谓“形式”，显然包括文章结构在内。这里所谓“有组织的书面语言”，显然是指文章结构的本质。如果语言的结构规律就是文章的结构规律，那么语法就应该是文章结构的组织法则，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写文章离不开写话，但是文章中的每句话并非孤立的句子，而是某种思想体系、某种文章类型、某种章节、某个层次、某个序列的一个结构因素。两个或更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结构关系，并非任意堆砌句子就能构成文章的段落、章节、篇什。要不然，我们祖先就不该有“语无伦次”的说法。刘彦和说：“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①顺序颠倒，句子散乱，就无法构成章篇，这是人们的常识。例如一段很好的文章，只要把其中的每个句子调换了先后顺序，它就不再是好文章，甚至根本不成文章。试想：句子是完整的，也是合法的，即合乎语言的结构规律，为什么句序变了，关系变了，它就不成文章？答案只能是词法句法之外还有亟须研究的章法和篇法。这所谓章法和篇法，就属于文章结构学的研究对象。

① 《文心雕龙·章句篇》。

诚然，文章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顺序问题，古人所谓“序者法也”，两者也不能等同。例如汉语语法不仅包括词序、语序，而且还包括结构成分和结构关系，还包括常式和变式。由此可见，文章结构的类型、模式及其结构成分、内部关系和互相转化，等等，都不能简单地说成“序”。

在“序”的不同观点中，还有人认为：文章的结构是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层次和段落、过渡和照应。这是“序”“法”混同的说法，因而很难使人获得系统的科学知识。这种说法只讲头尾而不讲身，只讲笼而统之的局部而不讲多样化的整体，只讲实践经验而不讲科学系统。这样就不能自成体系，很难说明文章结构是什么，也很难理解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因而长期无法开展文章结构学的研究。

历史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我们的学术工作也只有充分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才能进一步认清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

从我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看来，广大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跟随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语言学界在斯大林发表有关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之后，对语言与思想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认识到两者的密切关系，明确肯定“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肯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但是人们往往很难自觉地认识事物的复杂联系，所以又产生了模糊认识，形成一种片面性，认为语言之外就再没有与思想密切相关的东西，排除了文章结构与思维的紧密关系，所以很多人都把文章学看作语言学的一个分科。实际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并不是“1：1”，而是“2：1”。明确地说，语言只是跟初级思维有对应关系。例如逻辑学所研究的概念、判断、推理，对辩证逻辑来说就是初级思维，正好跟语言中的词语、句子、复句相对应。这种对应关系没有涉及章和篇，也就是没有涉及文章结构与高级思维的关系。因此，人们尽管千方百计地应用普通逻辑学知识，但是仍然无法理

解议论文和说明文的结构规律。虽然逻辑学的研究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但是逻辑学家们从来没有解开议论文和说明文的结构之谜。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显地证明：议论文和说明文的篇章结构规律不存在于词句之内，而是存在于词句之外，即存在于词句与词句的互相关系之中。因此，它是思维的“间接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就是思维形式的反映，即议论文和说明文属于逻辑思维的范围，描写文和叙述文属于形象思维的范围。但是，这都是指思维形式的高级部分，而语言与思维的对应关系是指思维形式的初级部分。更明确地说，文章结构具有超语言与超时空的特性，因为它是高级思维形式的表现，古文和外文只要通过翻译，消除语言障碍，就能供人阅读，而且有可能理解文章结构及其思维形式，而文章结构和思维形式是无须翻译的。语言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民族中，所以只能是初级思维形式的“直接现实”。两者的本质迥然不同。语言虽然是文章的物质载体，文章是语言的建筑物，但是语言本身并非文章，因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①文章结构是语言建筑物的力学系统，是跟高级思维对应的力学系统。所以文章结构学只能属于文章学，不能属于语言学，也不能属于逻辑学。

诚然，文章结构、体裁和语言都是文章的形式。其中的文章体裁问题，历来又跟文章结构纠缠不清。从曹丕的《典论·论文》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有关文体学的著作很多，但是往往把体裁和结构混为一谈，误把体性当体裁。而体性是有本质特性的形式，应该说，这也是值得大家共同研讨的一个重大问题。

按照文章结构与思维形式相对应的观点看，文章结构是文章的内部形式，而文章体裁是文章的外部形式。这就是说，文章体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裁跟思维形式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在文章的三种形式中不占主要地位。古人说：文章以体制为先。这应该是对结构而说，而原意是对体裁而说。其实，外部形式并不难认识。例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全是人们的眼睛可以看得清的。推而广之，如书信、祭文、请柬、合同，等等，也是一望而知的。内部形式却不那么容易看清。例如水的液态、固态、气态，这是外部形式，人类在手脚分工之前，早就认识它。水的内部形式，如“H—O—H”，人们认识它却在近代化学结构学兴起之后。由此可见，文章体裁作为文章的外部形式，文章结构作为文章的内部形式，这是客观事物存在形式多层次的反映。科学史和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它决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我们必须继承优良传统，继续前进。因此，目前特别需要深入研究内部形式，并在思维科学的基础上研究文章结构学。这样才能紧紧抓住文章结构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类正常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但是目前的逻辑学仅仅研究普通的初级的思维形式，所以在逻辑学著作中根本无法寻找文章结构的类型、模式、互相关系、互相转化，等等。因此，逻辑学虽然可以作为文章结构学的科学基础，但是只是基础之一。毛泽东说过：“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讲话的结构……”^①这里所说的文章结构，是指议论文和说明文的结构，只有这两种文章的结构，显然要讲逻辑，包括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后者也是文章结构学的科学基础之一，但是在目前还没有建立公认的科学体系。此外，关于叙述文和描写文的结构研究，还必须以形象思维学为科学基础，但是这门科学的体系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应该说，这也是文章结构学的科学基础之一。我们只有创造性地把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7页。

章结构学建筑在全部思维科学的基础上，还要建筑在语言学、心理学等科学基础上，才能保证建立文章结构学的整个体系，保证文章结构学成为一门现代化的新兴学科。这正像现代医学必须建筑在物理学、化学和解剖学、药理学的基础上一样，正像分子生物学也必须建筑在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解剖学、以及生物化学的基础上一样。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文章结构的本质特征。

第二节 文章结构的规律性

科学规律是人们通过实践和思考、反映事物本质的高级智能产品，也是人们开拓认识领域、千百倍地提高劳动效益的高级智能产品。任何科学规律都是如此，文章结构规律也不例外。但是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还必须进一步开展研究，深入探讨，才能攀登高峰，摘下文章结构规律的科学桂冠。

多少年来，我国文章学和写作学著作对文章结构规律的看法并不十分明确。各种各样的看法，常常在人们的头脑中显现这样的影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由于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老“八股”新“八股”和反对新老“八股”的论争，所以人们往往视文章结构规律为畏途，甚至把文章结构的基本规律——文章结构模式跟形式主义混为一谈。这种模糊认识历来缺乏科学的论证。列宁在讲到逻辑学时涉及这个问题。他说：“逻辑学是和具体科学（关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科学）相反的‘形式科学’，可是它的对象是‘纯粹真理’。”^①由此可见，文章结构规律作为思维形式的具体表现，不能不说也是“纯粹真理”，研究这种科学对象的文章结构学，显然也是一门“形式科学”。虽然这种形式不同于一般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

^①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8页。